

超值增量
内附《闷骚》续编版

闷骚

MAN SHOW

暗香
作品

隐忍而不失优雅的性感

假正经和假低调于心灵深处的综合蛰伏

II

《闷骚II》重磅出击 再续前部精彩 共掀畅销狂潮

著名作家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郑彦英
著名评论家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 何弘

倾力推荐

《闷骚》新浪、搜狐 点击量累计超千万，

连续数月位居小说连载排行榜第一名！

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11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群众出版社

闷骚

暗香
作品

MAN SHOW

隐忍而不失优雅的性感

假正经和假低调于心灵深处的综合蛰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闷骚Ⅱ / 暗香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014 - 4936 - 1

I. ①闷… II. ①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2824 号

闷骚Ⅱ

著 者: 暗 香

责任编辑: 魏安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印 张: 17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3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936 - 1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qzcbbs.com

电子邮箱: 5217-3007@163.com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1332

电子音像与数字出版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闷骚，是英文 *man show* 的音译，最早见于中国港台地区，现在逐渐成为年轻族群的流行词汇，用来比喻单个或一群人。

闷骚，是假正经和假低调于心灵深处的综合蛰伏，时机一旦成熟，就会苏醒，表现出其惊世骇俗的一面。它是东方美学的精神体现：若隐若现，欲说还休，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有着万绿丛中一点红、春光乍泄和惊鸿一瞥的惊艳。

闷骚的人表面纯良，不经意间却展露出内心的狂野和感性。闷骚一族，一般指的是外表矜持，骨子里却疯狂火热、内心潜台词超多的人群。他们虽然“心中渴望”，表面上却流于平静与克制。这种表现有一定 *show*（秀）的成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个人真实的内心活动。

长篇小说《闷骚》中的男、女主人公皆属“闷骚”的典范，冷静理智的外表，包藏着内心的欲望、冲动、挣扎与争斗。最终，内在如破茧般突破了外在，终于酿成一场暴风骤雨的灾祸，直至化为灰烬后的戛然而止。

在《闷骚Ⅱ》中，女主人公胡了了、男主人公岳峻智，以及白苓、欧阳晓峰、商泽浩等人，皆是“闷骚一族”的领军人

物。他们看上去淡定从容，灵魂深处却是一片激情燃烧的世界。他们或爱得如火星撞地球般猛烈，或爱得缠绵哀怨到凄绝。在表面沉静与内心渴望的纠缠中，矛盾终于攀升至不可调和的临爆点，轰然巨响过后，满地碎屑，泪水中映出的是美丽到心碎的极致。

闷骚，所体现的是一种隐忍而不失优雅性感。

目 录

楔 子	1
-----------	---

米兰·昆德拉说：“任何男人都有两部色情传记。一般人们都说第一部，它由一系列的性爱关系和短暂恋情组成。最有趣的大概是另一部传记：一大群我们想要占有却没让我们得手的女人，这是一部痛心的、充满未竟之可能的历史。”

第一章 你是我生命里的路人甲	2
----------------------	---

胡了了伤愈后，无法面对周大兴的深情；白苓和欧阳晓峰也因她的过往而发生争执。这对好姐妹欲一起逃离 A 市，南下 C 市，却被欧阳晓峰以“携带危险物品登机”给举报了。

第二章 武林处处有外传	20
-------------------	----

南下 C 市后，胡了了弃文经商，当起了老板娘；白苓一如既往，操起了记者的老行当。胡了了性情大变，视金钱如生命，却意外地邂逅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岳峻智，而他身后跟着的是青梅竹马的莫丽虹。

第三章 人生就是拍卖场 37

面对岳峻智的追求，深受情伤的胡了了本无心接纳，但莫丽虹的霸道蛮横激起了她的斗志。无心插柳的胡了了，在与莫丽虹的叫板中，意外地与岳峻智上演了激情大戏。

第四章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54

莫丽虹斗不过胡了了，便请岳峻智的母亲出面助阵。当胡了了被动地陷入感情的纠缠中时，酷似秦宇的商泽浩出现了。白苓前去采访，没想到对方竟然是欧阳晓峰，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情感大战再次拉开序幕。

第五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71

白苓的情感世界因欧阳晓峰的出现而狼烟四起。为阻止岳峻智与胡了了的交往，莫丽虹请堂姐莫丽华出面，查封了胡了了的糖水店。为了报复莫家姐妹的飞扬跋扈，胡了了嫁给了岳峻智。婚礼上，莫丽虹送来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礼。

第六章 极品婆婆麻辣媳 88

白苓身上的蜇伤引起欧阳晓峰的误会，两人因此又上演了暴力与激情。被蜇伤的胡了了出院后，跟随岳峻智回家，却遭遇极品婆婆吴秀容的百般刁难。可她，怎会是受气小媳妇的料？

第七章 女人是怀旧产品的主要客户 104

白苓为了报复欧阳晓峰的粗暴无礼，故意和朋友夏双生表演暧昧，却引爆新一轮的战争。为了躲避婆婆和莫丽虹的没事找事，胡了了决定到商泽浩的画廊上班，莫家姐妹追踪而至。

第八章 围城就是战场 121

吴秀容中意的儿媳妇是莫丽虹，因此极力拆散岳峻智与胡了了。商泽浩送胡了了回家时，吴秀容故意歪曲事实，制造事端，胡了了被迫辞职。

第九章 你是我的爱，也是我的伤 138

欧阳晓峰与白苓爱着又恨着，常故意制造摩擦与事端。赋闲在家的胡了了再次成为婆婆与莫丽虹找茬的对象。在白苓的帮助下，她硬着头皮去《C市文学》杂志社做了一名编辑，却受到猪头主编的骚扰。

第十章 苦难是趁火打劫的贼 154

白苓意外怀孕，想去告诉欧阳晓峰时，却撞到他与“新欢”杰西的“艳情”，愤而流掉了孩子。胡了了痛恨文学领域的不正之风，举报了主编和杂志社同仁受贿，遭遇打击报复，进了大狱。

第十一章 情比金坚并非传说 171

为了救胡了了，白苓只好去向欧阳晓峰请求援助。在开庭的前三天，他却生病住院了。白苓在医院照料他期间，知道了他和“新欢”杰西原来只是假鸳鸯。在杰西的出色辩护下，胡了了被无罪释放，却被婆婆扫地出门。

第十二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88

胡了了和岳峻智搬出去以后，昂贵的房租和物价使得生活窘迫起来，在胡凡和白苓的帮助下，胡了了开了家打印店。好久不见的商泽浩突然出现，为了赚钱买房子，胡了了将所有的积蓄交给商泽浩，他却从此失踪了。

第十三章 生命在于算计 204

胡了了被商泽浩欺骗，莫丽虹借机挑唆，令岳峻智误会，愤而离开胡了了。白苓喝醉后说漏嘴，欧阳晓峰知道她私自流掉了孩子后，伤心地离开了。这一切的阴谋与算计，最终在杰西的帮助下，才化险为夷。

第十四章 十全九美，花好月圆 221

在杰西与胡凡的婚礼上，欧阳晓峰重新回到白苓身边。胡了了想离开伤心地，却在机场遇到了岳峻智……

附录一 《闷骚》缩编版 225

附录二 为文学的梦插上翅膀 257



楔子

米兰·昆德拉说：“任何男人都有两部色情传记。一般人们都说第一部，它由一系列的性爱关系和短暂恋情组成。最有趣的大概是另一部传记：一大群我们想要占有却没让我们得手的女人，这是一部痛心的、充满未竟之可能的历史。”

米兰·昆德拉说：“任何男人都有两部色情传记。一般人们都说第一部，它由一系列的性爱关系和短暂恋情组成。最有趣的大概是另一部传记：一大群我们想要占有却没让我们得手的女人，这是一部痛心的、充满未竟之可能的历史。”

这句话就是中国版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到不如偷不到”。

男女身体结构的不同，注定男人天生就是喜欢追逐的食肉生物。而食素的女人自然就成了他们追逐的对象。

在这个冰冷的世间，人人似乎只爱自己。喜新厌旧的基因并未随着人类的进化而消失，反而愈加汹涌澎湃。于是，“得到就失去”毫无悬念地晋升为爱情肥皂剧的金牌杀手。

因此，唯有得不到，方不会失去。

聪明的女人就像一台功能良好、性能精准的仪器，可以轻松自如地搞定男人——既给了他们活色生香的诱惑，又不会沦为饕餮之徒的盘中餐。但聪明的女人毕竟硕果仅存，大多数终将会羊入虎口，沦为爱情奴隶！

笨蛋女人胡了了为了她所谓的爱遍体鳞伤后，决心南下疗伤。而我这个自诩聪明的女人，也难逃情之炼狱，奋力逃生后，追随她一起南下。

别问我是谁！因为我还是我——那个以拯救胡了了为己任的白苓！

第一章 你是我生命里的路人甲

胡了了伤愈后，无法面对周大兴的深情；白苓和欧阳晓峰也因她的过往而发生争执。这对好姐妹欲一起逃离 A 市，南下 C 市，却被欧阳晓峰以“携带危险物品登机”给举报了。

1

不是我不厚道，是人生本来就凉薄。

——白苓语录

人世间最悲痛的不是死别，而是生离。因此最悲伤的地方不是丧葬场，而是车站和机场。一幕幕离别的独本剧总在这里不停地巡回演出，只是主角不同，剧情却大同小异。

机场，像一头食量惊人的怪兽，不停地吞吐着来来往往的天涯过客。候机大厅里，冷气似无形的冰刀，悄然削在一颗颗离别的心上。柔和的广播声幻化成一曲曲催人泪下的别离曲，铺天盖地撒了下来，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人群如蚁，挪动着，向安检口涌去，匆匆又茫然。

胡了了穿着玫瑰红的细吊带，外罩乳白色开衫，下身是灰蓝的牛仔裙，配以白底彩绘的布鞋，长发被俏丽的沙渲发式替代了，脸像一尊精雕的搪瓷娃娃，看不出喜怒哀乐，拉着红色的箱包向安检处走去。

看那抹身影越走越远，周大兴忍不住追了过去。

“了了，能不能留下来？如果不想被我打搅的话，我保证不在你的面前出现，只求你留下来！能和你呼吸一样的空气，我就很开心了……”周大兴的脸像一把很久没有擦拭、长满铜锈的勺子，毫无生气。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浓重的鼻音压抑得他无法喘息。

胡了了缄默着，泪隐隐地在眼中浮起，可能是机场的冷气太强，那滴泪出生后热乎不到一秒钟，就冻结成了冰。她知道世界上最贱的就是感情，在你爱上的同时，败局已然注定。她胡了了是，身后这个男人也是。

拼命吸了口气，胡了了转过身，脸上旋起一朵浅浅的笑，像初夏的茉莉，淡雅馨香，只是了无生气。感情之舟已驶入沙漠海的胡了了，仅是一朵风干的花。

“对不起，大兴，我不能留下……你是一个好男人，会找到值得你爱的好女孩儿的，忘了我吧。”胡了了向周大兴伸出了手。

女人的心很小，小得只可以放下一份情。待那份感情亡掉后，就是一座虽不设防却再也无人可以攻破的城池。

“了了……”仿佛她伸过来的不是手，而是一柄烧红的烙铁，周大兴将手背到了身后。“我和朱小昭没什么的，真的，请你相信我！”

“我离开和她没有关系。你应该明白，有些事情无法用时间来埋葬，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哪一方做得够好就行了，因此我才选择离开。唉！”看他不愿意握手道别，胡了了收起了风干的微笑，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身拉着箱子朝安检处走去。

“求求你不要离开，只要你不离开，让我做什么都行！”周大兴从身后拥住她，眼泪泛滥成灾了。“都怪我，当初不该放开你，如果不放开你，你现在还是我媳妇啊！”

见惯了抹鼻抹泪的过客们也被这一幕吸引住了，纷纷停下来观看。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这男演员好投入啊，哭成这样。怎么没看到摄影机，是不是隐蔽拍摄？

可惜这不是电影和电视剧，在一个人的深情呼唤中，另一个会回头。胡了了深吸了口气，让勇气聚积成团，扯开周大兴的手朝安检处走去。周大兴的痛苦刺刺啦啦地响了起来。他半蹲在地上，泪眼婆娑地看着胡了了将箱包放到安检仪上，身影隐没在人流中。

现代人的胃口早被生离死别的剧情养刁了，见没有新的高潮，围观的人群不一会儿便散了，纷纷向自己的目的地奔去。

被苦情戏霸占了一会儿眼球后，机场又恢复了秩序井然的忙碌。

白苓风风火火地出现了，一身休闲的衣裤，高跟鞋踩得像旱冰鞋，飞快地朝周大兴走过去：“胡了了呢？那个笨蛋胡了了呢？”

周大兴无力地指了下安检处。

“你怎么不拉住她呀？真是！”白苓气急败坏，仿佛因拯救胡了了与周大兴的感情失败而懊恼。

“大兴拉得住她吗？”欧阳晓峰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眉毛、眼睛杂七乱八地飞扬。

“我说你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拉得住她？一个老爷们儿是纸糊的还是泥捏的？连一个柔弱的胡了了都拉不住，活该打光棍！”白苓因欧阳晓峰的出现而气不打一处来。

“我说你这是冲着谁呢？”欧阳晓峰的内存空间里也塞满了待爆的火药。

“我的欧阳大律师，小女子我说我自己行了吧！说一个叫白苓的女人行了吧！麻烦你先带周大工程师去洗洗脸好不好？”白苓指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周大兴，让欧阳晓峰带他去洗洗。

欧阳晓峰将周大兴从地上拉起来，朝洗手间走去。走了几米远，他总感觉不对劲儿，又停了下来。

“白苓，你支开我不是想要什么花招吧？”可能刚才追得有些急，欧阳晓峰喘息着，像一只破了的风箱，明显底气不足。

“切，你爱去不去，不去我带他去。”白苓说着就去拉周大兴。

“没脸没皮了不是？你能带他去男洗手间？”欧阳晓峰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像太阳光下的猫。这是他发威的征兆。

“行了，欧阳大律师，你是不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呢？”白苓的脸上浮起绚丽的笑意，灿烂之极。欧阳晓峰却嗅到了不同凡响的威胁。白苓的这种笑是他的软肋，如果他再争执下去，结局往往是不欢而散。

“你别玩花招哈，否则我会举报飞机上有恐怖分子，让所有航班停飞……”走了两步，欧阳晓峰仍不放心地回头恐吓。

“怎么会呢？你可是俺的长期饭票，还等着……”白苓冲他挤了挤眼，浅粉的唇俏皮地向上撇了下，像一朵粉色的玫瑰在风中摇摆了一下，风情得不成样子。那是她释放的欢爱信号，也是对付欧阳晓峰最有力的利器。

都说男人的爱是从下半身升腾起来的，这点欧阳晓峰丝毫不怀疑，白苓的这种眼神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挑起他的需求，令他的戒心从一级降至N级。他被白苓含意浅显又深刻的话语麻痹了，拉着已被爱情折磨得有几分癫狂的周大兴朝男洗手间走去。

在他们的身影进入那个写着中英双语却只是解决人生理需求的地方后，白苓的高跟鞋变成了风火轮，迅速来到寄存处，取出包裹，换过登机牌后麻溜地向安检处遁去。

胡了了微闭着眼睛，面无表情地坐在候机大厅，插着耳机在听《最爱》里的《因为爱情》。“给你一张过去的CD，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

时候忽然会忘了，我还爱着你……”泪水像小溪般蜿蜒而下。

“好啦，大庭广众之下，注意影响。”白苓的“风火轮”在她的身边刹住了车。

“又用什么办法逃遁的？”胡了了取出面巾纸擦了一下脸，岁月的沧桑足以让她的脸皮长出茧来，因此她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一个人太在乎别人了，就是不在乎自己。如果因为每天要面对七七八八的眼神，而把自己改变得七七八八，那还是自己吗？纵然灵魂不变，人早就被修理成七七八八了。

因此，曾经太在意别人看法的胡了了，在经历了生死劫难后已经没有什么可在乎的了。

胡了了对于白苓的出现一点儿也不惊奇。如果她的生命中哪天没有白苓的影子，那才是世界奇闻。这次南下，胡了了虽然没有告诉白苓，但依白苓比警犬还要灵的鼻子，肯定会查出她的去向。

“不够意思了吧？好歹咱们也相亲相爱十几年了，有必要这样甩开我吗？”白苓用胳膊捣了捣胡了了。她的话惹得旁边的人纷纷侧目，本来座无虚席，竟然有人主动从胡了了身边走开了，白苓当仁不让地填补了空缺。

“你能不能小声点儿？同性恋在这个国度目前尚没有合法的地位，我可不想被人当成 AIDS 的携带者。”看到白苓含意丰富的话被人误会了，胡了了没好气地让她打住。

“但愿今天的飞机不会晚点……”白苓担心地不时张望着，怕欧阳晓峰会拎着刀子突然闯进来，或者真的疯狂地向机场举报她携带有危险品……一旦飞机晚点，她离开 A 市的计划就会泡汤。

“别告诉我你是逃妻！”胡了了察觉到了她的不对劲儿。

“我还没有举行婚礼入洞房好不好？”白苓纠正。

“你没老年痴呆吧？你的配偶栏里填的可是欧阳晓峰的名字，而且你们早已夜夜笙歌地住在一起了。我可不想被你家金牌大律师以拐卖妇女罪告得倾家荡产。”欧阳晓峰的破坏能力胡了了毫不怀疑，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她取出手机准备告密。

“你有没有良心呀？我可是为了你才离家出走的！”白苓一把夺过了手机。

“你少来了……”白苓每次和欧阳晓峰吵架躲到她那儿，都会用这个理由，因此信任指数早降到了地平线以下。

胡了了的电话没能打出去，欧阳晓峰的电话却打了进来，标准的咆哮体：“马上转告白苓那个混蛋，如果不滚回来，我就举报她是本·拉登

的同伙……”胡了了的眉头皱成了毛毛虫。不用问，白苓的手机已经关掉，欧阳晓峰才把她当成了出气筒。

白苓是她让回去就能回去的吗？无奈中胡了了只好不打草稿地撒起谎：“欧阳律师，对不起，我没见到你家白大美女。不过刚才她发信息说肚子疼得难受，去医院看病了。”

“哪家医院？”

“不知道，她没说清楚，可能是太疼了没顾上说吧……”胡了了说得很心虚。

欧阳晓峰挂断了电话。他怀疑手机有故障或者信号不好，没能接到白苓的电话。一种不安从心底升起，他扔下在痛苦中打转的周大兴，开车向医院狂奔。

2

每个人都能看清他人的感情，却看不透自己的，或者说不想看透。

——白苓语录

生命中，为了逃避，总是有人不断地离开。此时，胡了了和白苓就想马上逃离A市。

白苓焦急地看着表，不时去问守在登机口的空姐飞机是不是晚点了。空姐的表情像她身上的制服一样优雅得体：“女士，我们的飞机一般会正点。”

“什么叫一般会正点，二般呢？现在已经过了十五分钟了……”白苓惧怕欧阳晓峰再杀回来，急得快要哭了。

“女士，如果飞机晚点，我们将会为您准备午餐。”

“我不想吃什么狗屁午餐！你以为纳税人的损失是一顿盒饭就可以弥补回来的？我就要飞机正点起飞！否则就投诉！”白苓气急败坏。

清脆的广播响了起来：“各位旅客请注意，由A市飞往C市的某某航班晚点一个小时，对此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苍天啊，好话不灵坏话灵！”白苓哀叫一声，双手捂脸跌进了椅子上。

“你不去摆摊算卦，或写预知凶吉的书忽悠大众赚银子真是屈了才！”白苓的嘴就像诺查丹玛斯那样精准，而且全是与好消息绝缘、与坏诅咒嫁接的噩耗，胡了了简直怀疑飞机晚点就是被她给念叨出来的。

候机的人群从冷漠的大理石瞬间变成了嘈杂的潮水，议论声、嘲讽

声不绝于耳，有人甚至念起了三字经。白苓将手从脸上拿开，冲到空姐面前，表情凶悍地像黑寡妇敢死队：“如、果、你、们、不、能、按、时、起、飞，后、果、将、会、很、严、重！”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停顿，挤出来的仿佛不是语言，而是飞扬的子弹，直直地朝空姐射击过去。

空姐四十五度的标准微笑变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平角，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统一亲切表情在变化，眼睛直瞅旁边的安全人员。

“飞机不晚点和你不发疯一样，纯属小概率事件，因此还是耐心等待吧。”胡了了将白苓拉走，搵到了椅子上，怕她再咆哮下去会被保安带走，像那谁谁一样，被航空公司以“安全因素”拒载。

“我是顾客！”白苓梗着脖子力争。

“我的白大小姐，我知道你是顾客。顾客是上帝没错，错的是现今的上帝廉价得常和屁民画等号。因此，你是上帝，你也就等于是屁民。你的胳膊永远拧不过人家的大腿。”胡了了一下子变成了哲学家。

白苓高昂的头垂了下去，无奈地接受了既定现实。拿着登机牌领过盒饭后，她们全没了胃口，度秒如年、如坐针毡是此刻她们的心情写照。因为以欧阳晓峰的能耐，不到一个小时准可以把全A市的医院查个遍。

“要不你向欧阳大律师自首得了……”胡了了底气不足地向白苓建议。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何况白苓还是罪魁祸首，当然得由她充当灭火器。

“胡了了！”白苓瞪着脸上明明白白写着“不要连累我”的胡了了，体内乱蹿的恐惧瞬间找到了突破口，恼怒地朝她扫射过去。

看踩痛了白苓的尾巴，胡了了开始无视她，戴上耳机继续听音乐。白苓的怒火无处燃烧，只好瞪着墙上的钟表，仿佛要将那里瞪出一架飞机来。白苓的胸膛里像被塞进了一颗定时炸弹，随着钟表滴滴答答地响着。

挨到第四十五分钟的时候，广播里响起柔和的登机通知。胡了了和白苓在心里一起大念了三百声的“佛祖保佑”，如释重负地拖着箱包顺利地登上了南下的飞机。

福兮祸所依。她们将行礼放好，刚坐稳扣上安全带，广播响了起来：“各位乘客请注意，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遇到点儿意外故障，请你们携带好自己的行李，跟随工作人员迅速撤离。请不要慌张，请不要慌张，请你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有秩序地下飞机，以避免不必要的事情发生……”

广播里反复强调的“请不要慌张”五个字像是故意释放慌张的炮弹，电影、电视里出现过的灾难镜头在所有人的大脑里回放着，飞机上顿时乱成一锅粥，简直就是一场生死大撤退。此时没有所谓的淑女和绅士，

有的只是想拼命逃离灾难的蝼蚁，机舱内用“丑态毕露”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胡了了和白苓反而淡定下来，她们知道这场所谓的事故，百分之八十是欧阳晓峰制造的。

果然，白苓和胡了了很快就在机场保安处见到欧阳晓峰那张欠扁的笑脸。

“你是不是疯了？这个损招你也想得出来？”白苓本来就是伪淑女，现在伪装的外衣被欧阳晓峰扒掉了，她也没必要躲躲闪闪了。

“白苓，你想摆脱我，门都没有！就算死，我也要和你绑在一起！”欧阳晓峰一脸的狠戾。

白苓双手抱头在原地转圈子，她的情绪已被欧阳晓峰扯成了麻团。她试图理清它，却越理越乱。

“你听我说，你不行的，明白？”她想和他讲理，不想无休无止地争吵下去。

“我怎么不行了？我哪点儿不行了？哪一次没让你欲死欲仙？”律师一旦耍起无赖来，其他无赖就只剩下岗的命运了。为了证明自己“很行”，欧阳晓峰一把抱住白苓，火辣辣地吻了下去，舌头如同一台小型搅拌机，在她嘴里狠命地搅腾着。白苓被这突发事件完全搞懵了，她没想到欧阳晓峰会当众表演。一秒钟后，白苓清醒了过来，牙齿变成了锯齿形铡刀，狠狠地朝欧阳晓峰的舌头铡了下去。

欧阳晓峰疼得“呀”一声放开了白苓，朝地上吐了口血痰：“怎么样？这个法国长吻还销魂吧？亲爱的，你肯定搞错了！我怎么能不行呢？”他的眼神明明想把白苓生吞活剥了，话语却是涂了蜜糖般的甜腻。如果不看其神只闻其声，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被骗。

“欧阳晓峰，你还是不是男人？如果是，就在那张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放我走！”

“亲爱的，如果你是因为我‘不行’的原因才想离开我的话，我不介意让大家当评委，看我究竟行不行……”他的眼睛变成了燃烧弹，准备再次朝白苓扑过去时，被保安拉住了。

胡了了从始至终只是围观。她点了一支烟，静静地在这间不让人抽烟的地方明目张胆地抽着，看白苓与欧阳晓峰上演全武行。

爱有许多方式，她知道他们是相爱的，可在这爱中间又夹着太多的杂质。唯有时间可以澄清一切，因此当白苓要跟她南下时，她才没有太反对。分开一段时间或许对他们认清这段感情更有好处。

待那支烟燃烧殆尽后，胡了了站起来，走到欧阳晓峰面前：“如果你相信我，就让她和我一起走吧。给彼此一个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或许